

把名字刻上天穹的人

史良高

如果说,一个人的名字能被写在大地上就是一个伟大的名字的话,那么,把名字刻上天穹呢?

落下闳,就是把名字镌刻在天穹上的人。

坊间有言,落下闳本就上苍28宿中的一颗星。2100多年前,他羡慕人间的阆苑仙境,下凡到了“藏日月升降之异象,孕太古风生水起之玄机”的阆中,才上知天文,下知地理。这自然是戏言。可落下闳能够闻名天下,得要感谢一个人,汉武帝刘彻。

刘彻即位后,大刀阔斧,削弱王国势力,打击地方豪强,北击匈奴,扩疆拓土,统一了币制,专管铸钱冶铁煮盐,运输贸易逐步转入正轨,踌躇满志地封禅泰山。可是,泱泱农业大国,需“用天之道,春则耕种,夏则芸苗,秋则获刈,冬则入廩”,不能没有一部让神州百姓称道的历法。于是,他诏令天下,广聘能人,改革历法。入朝为官的乡党谯隆举荐了落下闳,得到汉武帝首肯。

历法,即推算岁时节候的方法。《大戴礼记》曰:“慎守日月之数,以察星辰之行,以序四时之顺逆……”制定历法,在卫星上天的今天,不算什么,可在2100多年前,可了不得。推算岁时节候,必须测算天体运行。没有天文望远镜,没有射电望远镜,没有天眼,全靠肉眼以观天象,根据北斗运行,“以算术推步,累历其所行法象”(孔颖达语),谈何容易?更何况秦以前,诸侯割据,长期分裂,秦朝虽说有14年江山,但诸侯叛乱,匈奴侵扰,内忧外患十分严重。直至汉初,举国上下仍然使用《颛顼历》。从文化环境来说,汉朝初年,区域性文化尚未融合,全国还处在中原文化、吴越文化、齐鲁文化、荆楚文化、巴蜀文化、北方文化等分崩离析状态。在如此大环境下制订历法其难度可想而知。

落下闳权衡再三,还是临危受命。他跋山涉水,不憚辛劳,来到京师长安。那一年,跃跃欲试的人很多,有朝廷绶罗贵胄,也有像落下闳一样的民间布衣。从流派而言,多数则持“混沌初开,乾坤始奠。气之轻清上浮者为天,气之重浊下凝者为地”的“盖天说”。而落下闳则力排众议,坚持“天形如卵白,地形如卵黄”的天圆地圆“浑天说”。为了新的

历法早日出台,他潜心于“定东西,立晷仪,下漏刻,以追二十八宿相距于四方,举终以定朔晦分至,躔离弦望”。一次次仰望星空,一次次掐干支周期,一次次演练推算,一次次科学求证。在浩瀚如星辰的数据海洋里,他构架起包天容地、涵盖日月星辰的数理体系,使扑朔迷离的天象与地理时序形成精确对应,从而找出一四季春、夏、秋、冬的秩序。他排除了前人岁首的乱象,在实测的基础上,考订历代的各种天文数据,改定孟春正月为岁首,以腊月为岁末。正式把24节气加进历法,成为农历的一部分。24个节气对应一年中的12个月,平均每个月对应两个节气,使农事与四季的顺序相吻合。他改革了置闰方法,使节令、物候与月份安排得更为精确。落下闳还第一次计算了日月蚀发生的周期和行星会合的周期。司马迁在《史记·天官书》内载有:“日月薄蚀,行南北有时:此其大度也。”“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间,日蚀三十六,慧星三见,夜明常星不见,夜中星殒如雨。”“月食始日,五月者六,六月者五,五月复六,六月者一,而五月者五,凡百一十三则复始。故月蚀,常也。”

这次历法改革,官方与民间共汇聚了18种改历方案,大家各执己见,针锋相对。究竟孰优孰劣?太史公司马迁犯难了。犯难的另一层因素是,18种改历方案中,也有他的一部历法参与。武帝当即拍板,用3年时间,进行天文观察测算。最后,落下闳胜出。落下闳之所以胜出,是他的《太初历》“晦朔弦望皆最密,日月如合璧,五星如连珠”,更合于天象,更科学精确。历经6年科研改历,公元前104年,汉武帝正式昭告:《太初历》颁行天下,并改帝号太初元年。

西汉辞赋家杨雄曾评价落下闳:“或问浑天?曰:落下闳营之,鲜于妄人度之,耿中丞象之,几几乎莫之能违也。”晋人李轨诠释曰:“几,近也。落下闳为武帝经营之,鲜于妄人(汉昭帝天文学家)为武帝算度之,耿寿昌为宣帝考象之,言乎近其理矣,谈天者无能违也。”后人张衡,也只是在落下闳浑天仪的基础上,加以系统改进。他发明的“通其率”现代称之为“落下闳算法”,比印度数学家爱雅哈塔早600年,比意大利数学家朋伯里早1600年。

没有汉武帝,落下闳就不能登上古都长安这个历史平台,而没有落下闳就没有《太初历》。司马迁《史记》里有这样记载:“闳字长公,明晓天文,隐于落下,武帝征待诏太史,于地中转浑天,改《颛顼历》作《太初历》,拜侍中不受也。”布衣落下闳不习惯官场生活,他把自己的一生交给了天象研究,他要行走在亿万光年的浩瀚宇宙之中,上下求索,滋润苍生。最终,他把自己的名字刻上天穹,成了世界天文学领域一颗“灿烂的星”:16757。

落下闳去世后,乡人为纪念他,在洛阳山修建长公殿、闳庙子,塑落下闳金身,四时祭祀。

今天,当天下华人欢欢喜喜过大年的时候,我们不应该忘记中华大地上的这个“春节老人”。是落下闳,确立了“以孟春正月为岁首”,中国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春节。



展翅 汤青 摄

竹之清

张建新

竹子算是这个世界上最为奇怪的物种之一,它空心的管子一节接着一节,笔直地往上叠加,它的枝叶从来不会在竿子上胡乱生出,而是从一节节管子的衔接处生出来,没有例外。竹子的一生都是在生长过程中,当生长期结束,它就会果断死去,从竹竿到枝叶全都变成枯黄色,非常决绝。

我心中理想的住所是屋后有一小片竹林的,现在看来,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,我只能继续蜗居在鸽子笼般的斗室之内,做着与竹为邻的美梦了。

古往今来,爱竹者甚多,尤以“宁可食无肉,不可居无竹”的苏东坡,以及郑板桥最为突出,他们可以用“竹痴”二字来形容,郑板桥说“咬定几句有用书,可忘饮食;养成数竿新生竹,直似儿孙”,你看,人家已全然把竹子当成自己的子孙了。

前些年,坐大巴外出时,曾在皖浙边界路边群山中看到满山遍野全都是竹子,俨然浩瀚竹海,风吹过后,竹海的巨大声涛令我震撼。那里的竹子躯干粗大,应当是我们口中所说的毛竹,但望江这里比较少见,相比之下,那种常见的可以随手砍下一根作为鱼杆的细竹让我更有亲和感。

有竹的世界自然是另一个世界,王维有诗云:“独坐幽篁里,弹琴复长啸。”何其洒脱自在的世界。竹子因其中通外直被人赞颂。高风亮节之类的溢美之词,大都是因人的品性缺失而对比所得,与竹子本身并无半毛钱关系。

苏东坡和郑板桥都画过竹子。苏东坡有《潇湘竹石图卷》《枯木竹石图》等留世,后者前几年拍出4亿多人民币的天价。郑板桥的竹子画作更多,尤以《墨竹图》系列最为著名,其笔下的竹子或清癯冷峭,或挺拔清秀,

自成一家。看他们的画,感觉画竹大约是最为简单的事,寥寥几笔即可。以前无聊时我也曾铺开纸张,蘸上墨汁画竹,虽形似,但总感觉少了些什么,方才知道画竹也不是件容易的事,也许越看似简单的东西实则更难罢。

后来读到郑板桥谈他画竹:“江馆清秋,晨起看竹,烟光日影露气皆浮动于疏枝密叶之间,胸中勃勃,遂有画意,其实胸中竹,又不是眼前之竹也。因而磨墨展纸,落笔倏作变相,手中之竹又不是胸中之竹也。总之,意在笔先者,定则也;趣在法外者,化机也。独画云乎哉?”这些心得,岂是当时的我所能懂的。

乡间种竹当然并非是为了观赏,实则是种竹不费精力,还物有其用,夏天时,砍两根细竹子,削去枝叶,可以串起蚊帐,架于床上避蚊虫。园子里种黄瓜、豆角,在旁边插一些细竹,禾苗便会顺着竹子乖巧地爬上去,再开花结果。农闲时,还可以削下竹枝,捆扎起来,绑在一截竹竿上,制成一把扫帚。烟民们斩下一截竹鞭,打通内部关节,钻上一个孔,便成为了一根纯天然旱烟筒了。我除了砍过竹子做鱼杆,还曾小心地撕下里面薄薄的竹膜,蘸点口水,贴在笛孔上,在繁星满天的夏夜,胡乱吹出一些不成调的曲子。时空流转,这不足道道的零碎之事却也成为一份美好的记忆。

雨后的竹林异常清秀脱俗,连挂在竹叶上的雨珠都是碧绿的,阳光从竹叶间射进来,有种说不出的奇幻感。如果下一场雪就更好了,青翠的竹子仿佛是从那洁白的雪里面生长出来,你看着它,涩浊的眼睛好像都被洗得清清亮亮了,竟然生出几分苏东坡“疏疏帘外竹,浏浏竹间雨。窗扉净无尘,几砚寒生雾”的感觉。

